



不會迷路的人

照片上，一對年輕人手捧鮮花望過來，喜笑盈盈，健碩、孔武、充滿力量、滿面春風，這在我的朋友和朋友的下一代中極少見。他們身穿蒙古袍，方頭大臉，目光清澈至遠，這是蒙古族姑娘阿木爾其其格和她新婚的丈夫，時光一下子拉回十四年前。

鳳凰衛視王紀言先生有一個令人費解的舉動，他帶著女兒，在內蒙古呼倫貝爾人口最少最偏遠的五個民族部落中，找到三十七個孩子，其中家庭貧困的佔一半。孩子們長年生活在不見人煙的草原，與父母圍帳而居，獨自面對天地，陪伴他們的只有風聲、馬嘶、牛羊叫。王紀言——這位傳媒界無人不知的人物，平日指揮傳媒大軍，手裡幾部電話連着叫，百忙中，他來到這遠離香港三千公里的地方，要做什麼？

《成吉思汗出征圖》記載：成吉思汗的軍隊戰鬥打響前，要先唱歌，是一支歌手組成的軍隊。馬可波羅對蒙古軍隊的記載：「戰陣擺好後，繼而高唱戰歌，直到鑼鼓和戰鼓響起才開始交戰，戰歌、鑼鼓聲、鼓聲匯成一片，震撼山嶽，使聞者驚駭慌亂。」以歌聲激勵士氣使對手膽寒，真是世間少見。王紀言要在呼倫貝爾組建兒童「合唱團」。

巴爾虎族小姑娘阿木爾其其格那年十三歲，長相普通，卻像公主一樣高貴，像坐僧一樣淡定，身上的成熟和靈氣完全超出她的年齡，不能相信她是一個貧苦草原牧民的孩子。

孩子們學唱了一首七個聲部無伴奏和聲《百鳥會》，譜子特別複雜，老師教了兩遍回家

古國了，歌謠不慎丟失，也沒有記錄。阿木爾其其格說，七個聲部她都會唱，按阿木爾其其格的記錄下來，竟然一個音符都不差，問她怎麼記的，阿木說不知道。

我想看看阿木是怎樣長大。車在無人的草原上行駛三個多鐘，出現一個孤獨的帳篷，這就是阿木的家。蒙古包裡什麼也沒有，一張漆皮剝落了腿的小床是唯一傢具。很少見到外人的阿木父母有些尷尬，帶我來的旗長也不知道說什麼好，就鼓勵他們唱歌，他們大方地隨口唱來。父親呆滯的眼神活泛起來，母親清秀的長眉跳動起來，歌聲飽滿、深情、滄桑、豐沛，純正得像剛擠出來的羊奶，四面透風的蒙古包驟然漲滿春色。孩子都這樣長大，八歲能馴服野馬，親眼看見親人死在風雪中，父母去放牧，只能與老祖母相依為命，他們也有童年，不一樣的童年，沒有呵護和嬌寵，只有父母的歌聲伴隨他們生長。孤獨的生活情境，造就了他們的靈魂和人格。有關阿木的故事下篇再講。

近日香港出現在通識考試中的試題，引起全港都在說教育。我想，故鄉是最早最根基的教育，鄉情是永生的刻痕。像作家席慕蓉說的：（故鄉）一日復一日讓我成長為一個我所希望能成為的人，一個不再迷路的回家的人。



左是童年阿木。 作者供圖



爸爸的話影響大

爸爸已經去世三十年了，夜深人靜我常常想起他的說話，對我的一生影響頗大。

記得小時候爸爸教我：一個女士的儀表、談吐、修養、禮貌、知識、待人處事，見到別人打招呼，坐姿，同別人傾談的神態，用餐的禮儀等等都非常重要。一個有修養的人會主動同人打招呼，談話不卑不亢，有一顆謙卑的心，望着人家的眼睛說話，不要東張西望，不要眼睛不停亂轉，不要誇啦啦不停顯示自己。坐着不要架起二郎腿。吃飯要有最基本的餐椅禮儀，如果中餐請長輩坐面向門口的上席，我是下輩坐背向門口的下席；吃西餐按主次坐，不要咬東西發出聲音，碗碟碰撞，用筷子夾東西不要夾到別人那邊夾西找西，飛象過河。食西餐時按次序用餐具，席中和人交談時不要一邊含着東西一邊講說話，用完的餐巾要摺好才離席，不要用牙籤張開口擦牙。同人握手不要大力……

在醫院一定要早過你的老師或教授上班，先將所有的病人看過了解病情，當你的上級來的時候主動匯報病人的病情，在手術室時先看病人做什麼手術，你溫好

手術的過程和有關的書籍，解剖看一遍，手術時遇到問題容易處理。要比上級早進入手術室做好所有的預備工作，用消毒藥水清潔手術部位，鋪好疝巾，站在那裡等候上級的到來，上級拿下手術台你不能下，做完手術主動去填寫病歷報告申請表等等。術後自己定時去巡房，了解病人的術後情況。洗傷口拆線最好是自己做不要假手於人，這樣你才知道病人的傷口是不是癒合得好，有沒有併發症？病人的所有報告自己都要看和知道，主動為病人講解他的病情或需要注意的事項，如果當時診症時間緊絀，可以請病人先行離去，有時間再講給他聽。因為病人是平民百姓他們沒有醫學知識，而每一個病人都會擔心自己的病情而未必人人都懂得怎樣去問醫生，所以醫生的講解很重要。

這些年來我很幸運遇着很多好的醫生和老師，他們言傳身教，我深深體會到做醫生最基本的要素，用「心」去醫人。

也許大家都覺得以上說的都是一個人最基本的東西，人人都會的了，但我還是忍不住想和大家分享。



提升自己的內在價值

我相信很多寫專欄的人這一會期會寫關於賭王仙遊的感慨。我絕對不會。我完全不接受這種「緊貼時事」的做法。實際上，我一直有說，我十分不同意這種要和名人沾邊的做法。

不止一次，有人說我是個「恨做明星」的人，但久而久之，我反而真正想做的，是「去明星化」。什麼意思？我痛恨社會的名人文化，好像上報紙的人就是高人一等，放個屁都是香的。在我看來，什麼星，也不過如此。有美貌？當然是賞心悅目，但和她的明星身份無關。高學歷？也和她是否藝人無關。真正接近一個星、了解一個人，誰都沒有光環，誰也不能帶給誰什麼幻想。所以我不懂為什麼因為一個人在新聞、報紙、電視出現過就會被升上神榜？

類似的，我完全不能接受把自己和名人的合照擺上網的做法，好像藉此可以拉近和名人的距離。為什麼你有張和特朗普的合照就代表你自己也很厲害？反映的

是什麼心理？和什麼人在一起，你就是什麼等級的人的意思嗎？但會一張合照放出來的人，肯定不是和這個人有多熟悉吧？

一切反映出來的都不過是對自己的自卑和身份不認同。特朗普會把他和誰的合照曬出來嗎？不會吧，他不需要。他自己就是品牌。你需要整天提起別人，那麼你自己肯定就不是什麼料，就這麼簡單。所以我很少去評論其他人，只覺得評論事件才有意義，甚至我覺得只有談論事件背後的意義和價值才有意義，否則一切都只是一種吃花生般的沒營養打嘴炮。

我們不應該希望借什麼外力來抬高自己。我們永遠需要的是提升自己的內在價值，從而在外面吸引到別人。而實際上，只要你有足夠的能耐，由內至外，就好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的修養》所講究的道理——由內向外，這才是真正做到別人眼中的人物的方式。

所以請不要再在網上說什麼誰過世了對你帶來的感觸，你和他又有什麼瓜葛。先做好你自己吧！



Throwback 朋友衣服

Throwback 一詞未能概括小書的含量，純粹作為時裝歷程回望回顧設計作品照片集，蓋不住書下歲月流金跌宕起伏得失寸心知。聚集資料編輯成書的時候到了，求證一些照片好些前時舊書出版時間，搜出一應書籍翻尋起來，不少30年前的短文竟然仍具閱讀趣味，對證上世紀末時裝，不單止香港也涉及國外至黃金的歲月。

毅然決定書名《Throwback》，小題「再見朋友衣服」。

《朋友衣服》（明窗1990年1月），在首本散文結集，胸無大志純粹無心插柳以文字表達時裝之我見，託當年《明報周刊》創刊人兼總編輯雷波先生、《信報》採主陳耀紅、《新晚報》副刊主任劉致新洪福，羅致為以上報刊撰稿，將一個初中之後，幾近十年求學並工作旅居海外，回歸後需捧着牛津英漢雙解詞典，逐字逐句不斷逐週翻譯才勉強完稿的中英兩文兩邊不是人，拉扯而成專欄作者。

前《晴報》總編輯潘少權曾經透露：不斷有人投訴閣下文字表達方式，批評不是中文；我總是這樣回答：這是鄧達智風格，猶如他設計的原創時裝，未必一下子讓坊間明白，不重要，他的出現自有粉絲。

阿潘最近得出結論：閣下自學校自老師學習的中文頗有限，只好用自己的方式治理，與平常的正常頗具反差，久而久之自成一格……

治理時裝設計何嘗不一樣？

從未經歷正統美術教育，唸完大學再唸設計學院，跟年輕幾年剛剛離開高中具備正統美術根基的同學落筆完全相反，生存下去必須以反常，堅持自我的模式；唸書時如是，踏出社會謀生亦如是。



《朋友衣服》1990年1月。 作者供圖

在下既明白又接受阿潘所說，猶如設計時裝，下筆龍飛鳳舞助手摸不着頭腦，製成後一概不理市場能否接受。畢竟是個大學修讀經濟過來人，信奉生活至重要一則：經濟獨立不求人。知己知彼從來不以文字及原創設計謀生；顧問工作、企業形象、制服設計及製作成為 Bread and Butter 的基礎，扶持獨立創作思維的護身符；另加悉時適當投資，總算有瓦遮頭青淡魚頭，生活總算過得滋味。

《Throwback》充滿懷舊色彩免不了，畢竟是個過了今天已成舊物的時裝世界過來人；只望不全以回望過去為中心，而是一名在設計行業浮過彼岸分子的心路歷程，但願你們讀來不覺時差，分享在下走過的路、犯過的錯、各式留痕，不覺過時仍可溝通。



考試主導和虎媽決策的教育制度

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考試，每間學校都得努力提高考試的合格率，希望名列前茅，否則，就不能吸引資質好的學生。資質好的學生的定義，就是記憶力好、適應大量操練、適應考試時候的偏題和難題的學生，這些學生的特點就是他們的父母都是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特別是媽媽是女大學生，有條件為自己的子女進行大量的操練，並且能夠付出相當於基層人士半個月的工資，為自己的子女聘請補習老師。這樣的教育制度，就有名校和非名校的分野，窮學生和富貴學生的區別。

近年來，富有的學生都大量地轉到了國際學校接受教育，準備出國，最終是逃避了中國內地或者香港以考試為主導的教育制度，他們要培養出更佳更優秀的學生。然而，國際學校的學生，基本沒有國家民族觀念，更加上「人上人」的優越感，瞧不起一般的學生。這些學生驕傲自大，將來情商都很差。

由於競爭激烈，內地和香港都出現了虎媽媽，因為只有一個孩子，她們都會把自己的兒女當作天才進行培養，四五歲就要學習和自己年齡毫不相符的知識和語文課本，背誦幾千個生字，要懂得四位的乘數。虎媽媽要求孩子進入名校，要求孩子一切聽自己的擺布，還認為自己是最愛孩子，出於這種愛，虎媽媽綁架了自己的孩子，干涉了孩子要唸什麼課程，要取得異於常人的進度；干涉他們怎樣進大學；干涉他們怎樣選擇職業；干涉他們的婚姻。美國著名的大學的教授們，很擔心遇到了擁有一個虎媽媽的中國留學生，很不願意吸納這種中國留學生。教授們招收博士生時，都準備好了科研題目，希望學生和自己一起進行科研攻關。

但是，經過了兩三年的培訓，博士生突然提出不做科研了，準備退學。因為虎媽媽認為中國正在全力發展金融業，銀行都設立了投資部，出售金融產品，現在回到內地，可以走後門當一個基金投資經理，收入高，前途好。搞科研項目，成功機會大概只有十分之一，如果不成功，就耽誤了七八年的工夫，浪費了青春。這樣的中國留學生可不少。

世界正在進入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時代，需要培養有創新能力、思想開放、情商高、跨領域的知識豐富、好奇心很強、突破能力很強、交際能力很強科研專家。舊式的人才，一定要數學、語文能力和知識好，才算作是人才。經合組織在二零一八年，第一次把社會情感能力的培養，納入了青少年學習能力評價的基準。美國很多商業機構認為，考試成績並不是對一個人的能力最有效和最重要的評價標準。根據統計，考試成績對人一生發展的影響力，僅佔百分之十八。情商的因素、朋友的多元化、對各個領域新事物的掌握、對個人未來前途的發展，佔了百分之七十的決定作用。正因為如此，美國改革了教育的方式，着重培養學生面對未來學習的能力，要適應未來技術的發展。我們正在面對着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的新時代。各種新技術層出不窮，淘汰了陳舊的知識，出現了新的行業、新的經營模式。

美國不少有名的大學都進行了教育方式的革新，不再設置死板的課程，要學生重溫幾

十年前的講義。不少西方國家都開始設立了項目學習。美國一所著名高中學校 High Tech High，面向社區公開招生，能夠挑選到最好的學生，不需要實行分科教育，而是設計了項目教育，師生制定研究的專題項目，參與的學生通過研究，找尋突破方案。學校裏面有工廠、實驗室和車間，完全沒有一般中學的教室。

美國還有一間新型的大學——密涅瓦大學，設在舊金山，安排的課程是：第一年在舊金山學習四門方法論過程，然後每一個學期裏面，都到一個具體的國家，利用社會作為課堂，進行深度學習。最近幾年，最優秀的學生都希望加入這所大學，因為這所大學的競爭力比很多知名大學都高得多。這所學校不需要申請者提供美國高考 SAT 考試的成績，不過錄取率很低，僅得百分之二。美國的媒體稱這一所大學為「顛覆常青藤大學」，是最難進入的大學。

學生喜歡這所大學的什麼東西？這所大學實行了項目教育，強調個性化的學習，並且要兼顧項目的學習，學習的內容都是社會需求的新技術。學校裏有工廠、實驗室、車間，沒有一般的教室，實際上就是搞科研項目。例如怎樣到月球探險。麻省理工學院的媒體實驗室創辦人尼葛洛龐帝對教育作出論述：「我要提醒大家，要把教育和學習區分開來，學習是自己去做的事，而教育是別人對你做的事。」這所大學與不同的國家和城市都建立了聯繫的機構，或者合作的大學，與科研企業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正在培養未來世界最頂層的領袖性人物，會推動高新科技企業的發展。

悼念清哥

五月二十一日那天瀏覽臉書，看到粵語片明星張清（清哥）在洛杉磯的兒子廣暉這樣寫着：「今天是父親逝世十五周年，我和兩名妹妹將與母親到父親的墳前獻花。對很多人來說，父親是一名充滿愛心和對人關懷備至的朋友，對每一位他認識的人都付出時間和關心。很多人都一直懷念他，與他交心的朋友更加永遠不能忘記這位擁有一顆黃金般珍貴的心的人。」

對，清哥的太太慧茵姐曾多次提過五月二十一日是清哥的忌日。轉瞬間，清哥已經走了十五年。大多數人認識清哥是因為他是粵語片的小生，他在《老夫子》系列中飾演的秦先生是很多香港人的童年回憶。不過，我相信更多人會不知道原來清哥亦是舞台劇演員。他在仿林中學唸書時經常演戲，畢業後加入電懋影業公司當演員，曾拍過五十多齣粵語電影。

清哥熱愛戲劇，單拍電影並不能滿足他對戲劇的追求。在工餘時，他參加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劇藝社的戲劇活動，並在劇社認識志同道合的慧茵姐。一九六零年，香港業餘話劇社籌備成立，夫妻二人一同加入劇社，成為其中兩位創社委員和骨幹演員。

清哥是劇社的中流砥柱，負責的崗位甚多。他既是演出顧問和演出委員會委員，又身兼導演和演員等重要職務。「業餘」於一九六一年成立，在之後兩年上演的八齣舞台劇中，其中六齣均由清哥飾演男主角。他擅演君王角色，劇社的創社劇《秦始皇帝》的秦王、「西施」的吳王和《長恨歌》的唐明皇都是由他扮演。

他於一九六三年獲「電懋」前上司鍾啟文邀請加入麗的映聲中文台，是中文台的開國功臣。他在麗的映聲初期任職編導，後來升至監製。他負責戲劇組，每星期都安排「業餘」或其他劇社在電視上即場演出話劇，使電視觀眾可以安在家中觀賞舞台劇，認識西方戲劇。他又安排所有「業餘」的舞台劇製作成廣播劇，在商業電台廣播，讓更多市民通過收聽收音機認識戲劇和劇社。因此，他是香港推廣戲劇發展的先行者之一。清哥在一九七七年舉家移民洛杉磯後，曾投資飲食業，慧茵姐則在銀行界服務至退休。清哥沒有因為離開香港而忘記戲劇，他一直都以基督教團體

佳音社的名義一邊傳福音，一邊教授戲劇和導演舞台劇，為當地培育不少戲劇人才。二零零五年，清哥病逝洛杉磯，享年八十歲。

我曾在兩年內兩次到訪清哥在洛杉磯的寓所，可是我沒有機會認識他，因為我是在他離世後才認識慧茵姐和廣暉的。原來張家自移民洛杉磯之後，一直都住在這座位於半山上的房子之內。我每次到訪，都在這座房子內逗留一整天，就撰寫《重踏香港業餘話劇社的昔日足跡》一書與慧茵姐做訪問、搜集資料、拍攝圖片等，好像已經很熟悉這座寓所似的。每當我望着掛在客廳那幀清哥當導演時拍攝的黑白工作照時，總有一股玄妙的感覺湧上心頭。我早已從銀幕上認識清哥這位演員，卻從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出現在他的家中。然而，當我身處他的家中時，他卻不再在這兒了。可是，室內的一桌一椅，一張照片或一個擺設，卻又都是他留下的痕跡。我無法親身認識這位在我腦海中已經認識多年的前輩，卻坐在他的家中聽着他的種種事跡，觸摸着他的物件，甚至看着他的結婚照片。那種時空軌跡的錯摸很是虛幻，令我感慨良多。